征途

□ 黄慧慧

我的家乡有两座火车站。一座叫长征站，一座叫平川西站。

长征站，名字里藏着一场辽阔的远征。1936年秋天，红军三大主力辗转跋涉，在打拉池会师。茫茫黄土塬上，他们踩着碎石沟壑，走出一条绝境中的希望之路。数年后，人们就在这片浸染红色记忆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小站，唤它长征站。

与“长征站”的羁绊，始于2014年开始的大学生涯。

这座小站，是我往返故土与省城之间的渡口。候车室的墙面泛着旧痕，椅子被无数人坐得光滑。背着自家洋芋的老人，书包带子勒进肩膀的学生，扛着鼓鼓编织袋外出务工的乡亲……小站安静容纳每一个奔赴远方的人，绿皮火车从容地驶入站台，鸣一声长笛，载起一地人间烟火。

每一次返校，我总爱挑靠窗的座位。列车缓缓开动，褐黄的沟壑连绵不绝，高山的轮廓没入烟尘，黄河会在河谷间骤然一闪，泛着细碎的银光，转瞬又藏进山的褶皱里，不见踪迹。

如果说，长征站回答的是“从哪里来”，那么，平川西站回答的，就是“往哪里去”。2022年年底，上万名建设者历经四年多艰苦鏖战，银兰高铁中兰段通车，平川西站正式投入运营。钢轨无限延伸，站房巍然矗立，像一枚银色的徽章，别在黄土高原的胸膛上，将西北小城平川接入全国高铁网络。通车那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娃以后回屋来，快得很。”短短几个字，我听见了声音里的笑意，也听见了这片土地上有力的脉搏。自此，我的返乡路，换成了风驰电掣的高铁。

今年年假回家时，列车快到平川西站，我靠在窗边，看暮色一点点漫上来，不同人生阶段的回忆慢慢重叠：求学时代，镌刻着长征记忆的老站写满跋涉与牺牲，返乡路上，奔赴时代新程的新站落笔速度与远方，一慢一快，一旧一新，它们之间，隔着岁月的长河，也连着一代又一代人未曾停歇的脚步。

万里长征，是一群人用脚走出来的路。前路无径，烽火相随，先辈以血肉踏出信仰的道路，告诉后人绝境亦可向前；平川通途，是一代人用汗水铺出来的路，建设者们扎根荒原，开山凿隧，架桥铺路，在黄土之上日夜鏖战，让陇原儿女安稳远行，而我有幸，成为千千万万建设者中的一员，在祖国的高原、峡谷、海滨之上，看铁轨铺下去、码头立起来，穷山距海，不能限也。

无论征途是何种模样，征途之上，星火不曾熄灭，接力从未中断，总有步履踏破风霜，总有初心屹立如山。

循着足迹，心怀热望，向着山海，奔赴不息。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二公司



七律·长征（剪纸） 李晓娇 作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三局

沟这头，桥那头

□ 郭可盈

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火巷沟特大桥的桥面上，第一辆试通车车辆缓缓驶过。轮胎碾过伸缩缝，发出沉稳的声响。项目党支部书记齐晓赛站在桥头，望着桥下那道深深的沟壑，忽然想起五十多年前，也是这样薄雾笼罩的清晨，母亲牵着他的手，沿着沟边那条羊肠小道往镇上走。

那条路窄得只容两个人并肩。每逢下雨，黄土就变成黏腻的泥浆，一脚踩下去，拔出来要费好大劲。那时还是孩童的他，依稀记得母亲的手，粗糙、温热，攥得很紧。他不懂，为什么不能有一条好走的路。母亲说：“等你长大了，修一条。”这句随口说出的话，他记了一辈子。

毕业后，齐晓赛参加工作，跟着铁路上的人走南闯北。三十多年，他修过的路、铺过的桥，早已数不清。机缘巧合，他来到位于甘肃庆阳的G244公路项目——在这片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旅途。

九十多年前，也是在这片塬上，老一辈革命家带着一群人，在千沟万壑中寻找一条出路。他们没有路，靠的是脚底板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老百姓推着独轮车、赶着羊群，把粮食和弹药送过沟、送过塬。那些年的“路”，是用信任铺出来的。

齐晓赛刚来项目第一个年头，就带着党支部全体党员去南梁革命纪念馆参观。站在那些旧照片前，他看了很久。回去路上，他跟同行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当年群众把红军送过了沟，如今咱们要把路修到群众家门口。”话说得轻，落在地上却重。

作为甘肃省最大的桥梁承台，火巷沟特大桥的承台浇筑，是大桥扎根的第一步。大体积混凝土最怕“发烧”，温度控制稍有差池，裂缝就会像蛛网一样蔓延。那些天，技术人员盯着屏幕上缓缓起伏的温度曲线，他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他不懂那些复杂的技术参数，但他懂一件事：这座桥的根，得扎稳，就像当年母亲攥着他的手，不能松。承台顺利浇完那天，他站在基坑边，长长舒了一口气。风从沟底吹上来，凉凉的，他摸了摸身边的钢筋，像摸着一件刚做好的家什。

另一件麻烦事接踵而来。箱梁要从庆阳市里运过来。几十米长的梁片，要穿过热闹的街道，沿途红绿灯密布。项目部对技术手段做了细致推演，交管部门配合疏导，全程顺利实现零事故、零延误。运梁那天，齐晓赛站在路边看着梁车缓缓驶过，心里想：当年红军长征途经庆阳，华池县的商贩赶着四五百只羊，主动送给红二十五军。那些年的路，是老百姓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今天的梁车走在柏油路上，走的是同样的情分。

今年，火巷沟特大桥工地启动劳动竞赛，“党员先锋岗”“青年突击队”的旗子插到现场。齐晓赛在项目选拔了几个“80后”技术骨干，担任驻队党代表进一线，主题党日、安全质量党课，都在施工现场开展。他跟年轻人说：“红旗插在工地上不是给人看的，是给人跟的。”

火巷沟特大桥合龙那天，齐晓赛站在桥头，想起这些年身边来来回回的人。有刚毕业就扎进工地的大学生，有和他一样干了大半辈子的老伙计。有的还在，有的已经去别的项目了。这座桥，记着他们每一个人。但更多的年轻人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接过测量仪，接过安全帽，接过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从南梁到火巷沟，从当年的羊肠小道到今天的柏油大路，这片黄土塬上的路，走了将近一个世纪。当年群众送红军过沟，靠的是一双泥脚板；今天建设者把路修到群众家门口，靠的是一颗工匠心。路变了，走法变了，可那股劲没变，而且越走越有劲，越走越亮堂。

如今，风吹过火巷沟的桥面，桥下黄土崖壁上，依稀还能看见开工前测量放线时留下的桩点。远处，新铺的路面在晨光中伸展开去，看不见尽头。他站在桥头，看着车流，像在看自己走过的路。沟这头，是母亲牵着他的手走过的泥泞小道；桥那头，是他和建设者们铺出来的通途。

薄雾渐渐散了，太阳从塬上升起来，照在桥面上，也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远处传来孩子们上学的笑声，传来果农开着大货车进城的呼啸声，传来塬上人家新一天开始的声响。身后，又一辆试通车车辆驶过，轮胎碾过伸缩缝，发出沉稳的声响，一声，又一声，像是这片黄土塬在说：路通了，日子就宽了；路宽了，心就亮了。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薪火长征路

□ 冯宏超

九十余年前，一支队伍从危难中出发
那是中国工农红军
在党的旗帜下，把使命扛在肩上
翻雪山，过草地，渡激流
一步一步，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雪山挡不住他们的脚步
沼泽吞不掉他们的信念
大渡河的惊涛，挡不住强渡的决心
泸定桥的十三根铁索之上
二十二名勇士以血肉之躯
劈开惊心动魄的黎明

二万五千里
是用草鞋丈量出的信仰之路
是用鲜血铸就的精神丰碑
每一次出发，都把人民的冷暖装进行囊
每一次冲锋，都把家国的存亡举过头顶

漫漫征途，有人再没能站起来
却化作沿途不倒的丰碑
有人倒下时仍紧握手中的钢枪
把忠诚的脊梁，挺立成山冈

他们没有留下响亮的口号
却用生命写下无声的誓言
为了人民，何惧千山万水
为了信仰，哪怕千难万险

当时代的车轮驶入崭新的征程
又一支队伍昂首向前
他们，是新时代的铁建人
沿着先辈的足迹，开始新的远征

从长征路上燃烧的信仰
到铁道兵“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铁建人，正把忠诚铺进万里山河
把足迹刻在大地之上

召唤传来，他们背起行囊
告别亲人，奔赴远方
向着高山，向着大河
向着每一条等待贯通的道路
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在红军翻越过的崇山峻岭间
他们架起高桥，凿穿隧道
在曾经回荡枪声的河谷两岸
他们铺下钢轨，连通天堑

一条路，丈量着信仰的长度
一座桥，跨越着信念的宽度
一条隧道，掘进着忠诚的深度
一路向前，是铁建人的抱负——
逢山凿路，遇水架桥
让祖国大地四通八达

每一次开山，都像长征攻克险关
每一次架桥，都像战士飞夺天险
每一次贯通，都是一次深情致敬
向那永不熄灭的长征精神

高原之上，信念没有缺氧
风雪之中，热血没有冷却
面对坚硬的岩层，他们以钻机为枪
面对咆哮的洪水，他们以使命为盾

深夜的灯光，是征程上的星火
汗湿的工装，是写满忠诚的印记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
却把承诺深深刻进大地

从铁道兵到新时代铁建人
变的是装备，不变的是初心
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铁军作风
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忠诚

奋斗永远在路上
新的激流，等着我们去横渡
新的荒漠，等着我们去穿越
每一次科技攻关，都是新的冲锋
每一个工程项目，都是新的会战
以山河为卷，以汗水为墨
以钢轨为笔，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我们是新时代的建设者
也是新长征路上的追梦人
沿着先辈的足迹，我们出发
听党话，跟党走
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向着更加辽阔的未来
永远向前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矿业公司



长征心路

□ 王凯强

前些日子去元谋，我在金沙江边站了很久。

十月的江水还是浑黄的，不急，但看着厚，像有什么沉在底下。江边有座纪念馆，不大，里面安安静静。介绍展板上说，红军在云南元谋佯渡金沙江，真正的主力则从禄劝皎平渡，靠数只木船，七天七夜过了江。风把江声一阵一阵送过来，不自觉让人觉得，九十多年前那几天，大概也是这样的风。

这样的风也曾吹到我的故乡。在甘肃庆阳长大的我，南梁革命纪念馆、环县的革命纪念馆，自小就熟，记忆里时常回荡展厅的马灯、步枪、旧衣服，还有讲解员一句一句念的故事。环县那地方，山梁一道一道盘旋，大风吹过1936年深秋，长征的队伍在环县的山城堡，打了长征的最后一仗。那一年，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一路往北往西，落脚陕北，两万五千里征途，最终三大主力成功会师。

作为长征这条线“终点”边上长大的人，2016年毕业的我来到云南，一待就是十年。去年，长赣高铁江西段的项目开工建设，瓦窑岭隧道、南泉村大桥、跨沪昆铁路特大桥、萍水河特大桥……沿线的工点，我都一一走遍。

第一次站在瓦窑岭隧道口，我抬头看了看这座山。山不高，绿且密。隧道全长1893.84米，这个数字让人格外清楚，是因为这么不起眼一座山，山底下的人要一寸一寸往前挖，还得小心不远处的高铁运输线。走进洞内，那闷热的、潮湿的、带着岩粉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人觉得掘进的每一米都不容易。洞壁上挂着灯，像一串模糊的月亮，延伸到看不见的深处。

后来，我又去萍水河边上看桥。水不宽，两岸是村子。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高处作业，中午就在板房门口蹲着吃饭。有个年轻技术员，指着手机屏保里他刚满月女儿的照片说，等这条高铁通了，从萍乡回遂川老家，就更方便了，“到时候每礼拜都能回去抱抱娃了。”

夜晚的山里，隧道口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远处萍乡市里透出几点光。看着脚下这片土地，我忽然想起，将近百年前的秋收起义，从这里扬起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赣西萍乡，秋收起义的队伍从这里走向井冈山、创建中央苏区；再后来，中央红军从赣南于都出发，走了二万五千里，途经我甘肃老家那片山梁，最终落脚陕北。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把去过的几个地方排了一遍……

我出生在这条线的“尾”上，安家在这条线的“腰”上，跟着工作走到了这条线的“头”上。我没有刻意去重走过长征路，生活和工作却把我送到了这几个点上。那一刻我产生了普通人的历史感——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在地图上悄悄拼成了另一条路。

当年，那批人从这片山里走出去的时候，这一带的山是真高，路是真远，他们靠两条腿蹚出了一条路。几十年后，有人在我老家那边把路修了，有人在云南把路修了；现在，我的同事们正在赣西这片山里，把一条高铁一寸一寸往前送。瓦窑岭不高，可把它凿穿了；萍水河不宽，可把它跨过去了，往后山里人出门，就更快了。

这就够了。

从金沙江边回来那天，我翻阅地图看了许久。江西、云南、甘肃，三个省在纸面上落出一条沉静的线。九十多年前，有一群人凭着两条腿，一步步蹚通了这条漫漫长路；九十多年后，一群铁建人凭着“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精神，铺就了另一条路。

不一样的是，他们当年向前走，是为了拼出一条生路；我们如今向前走，是想让更多人的路，走得更顺一点。

江风漫过江岸，浑黄的江水依旧不紧不慢地淌。我知道这条路，我们还会接着走下去——为万家灯火，为寻常日子，也为那些留在纪念馆旧光影里、从未与我相逢，却让我们脚下的路越走越宽的人。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五公司

长征赋

□ 冯仕杰

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盈昃，周而复始。清末民初，风雨如晦。五四风雷既起，新潮澎湃；俄而建党，镰锤铮铮以作始，赤旗猎猎而张帜。秉萤火以蹈虞渊，终成燎原之势。岁维新纪，更迭有时；及至丙午，乃作赋曰：

寰宇晦冥，乾坤有常。五德终始，一脉承祥。若夫国祚趋颓，清室不纲。川岳崩摧，既履危亡之运；龙蠖焚灭，必有故去之悲。虎门洞开，魂惊千里烟波；圆明颓圮，火染半城暮霞。黄海舰沉，伤国步之羸弱；赤县邦倾，哀民生之多艰。于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满腔怒火惊寇仇，无量鲜血荐轩辕。武昌首义，帝制终倾；嘉兴舟启，赤旗始发。

金陵定鼎，中正专制。竭脂膏于黍麦，加桎梏于黔首。以暴易暴，莫知所止；与乱同道，后嗣何观。四一二之变，弃民国之法；九一八事变，失关外之疆。东北沦亡，烽烟蔽野；江南震荡，琼花飞散。倒戈相伐，倾巢进剿。豺牙密厉，赤血漂橹；虺毒潜吹，缟素蔽日。茫茫兮无道，煌煌兮瑞金。阴霾压境，定乎存亡之分；云山窥居，取乎左右之辨。甲戌年岁，白藏霜序。乃走驷马，遂起三军。辗转徘徊，颠沛进驱。

赣鄱大地，重重关隘阻隔；潇湘碧江，斑斑竹泪涕泣。湘水之滨，旌旗折而血漂橹；劲旅之众，精锐尽而势游丝。形势岌岌，敌阵如云横截；前路茫茫，三军何所归栖？起视四境，仁义之师，几覆斯时；虎狼之众，迫于肘腋。乃使行伍横渡乌江，深入贵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凤鸣于焱，其羽翔昂。于是黜冒险之歧途，趋至正之航向。遵义之会，狂澜乃挽；三军再整，危局以安。盖振枢机以操舵柄，定方向而正前程。自此以往，去纸上之空谈，立求实之标准。行军所至，审势而变，避实击虚。故曰：信念坚则万险可越，真理明则众志不迷；独立自主以决断，团结统一以成城。方向一正，则重围可破；人心一齐，则歧路可平。

四渡赤水，欲西而示之以东；巧走金沙，瞒天而暗过其海。袭人不意之处，辟敌无形之间。乃脱重围，遂全兵旅。血色残阳，锐师夜济大渡河；寒光铁索，勇士飞夺泸定桥。夹金巍峨，雪封鸟道；六盘蜿蜒，云卷苍龙。吴起镇前，红军奏捷；会宁城下，诸路重聚。

吾观乎长征之路，兵行万险，敌环于外；粮弹俱乏，道阻且长。徙险川，涉隰皋。辗转十余省，纵横二万里。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强敌追迫；饥寒交侵，疾病缠绵。途盈饿殍，泽陷甲胄。饮冰嚼藜，枕戈待旦。越沼泽，蹈草莽。愁云皑皑，积雪无涯。风刻额纹，霜染鬓角。雷填填，雨冥冥，是以英灵长眠，忠骨深埋。然将士同甘苦，军民相依倚；炊烟断而志不馁，草根尽而节不移。盖知所赴者大义，所守者忠贞，心怀共产信仰，身为社稷黎民。心不绝，火不灭，旗恒在，故能履死地而前，历绝境而奋。险恶之时终尽，仁志之士不朽。兵行险招，将用良谋。此非徒军事之转移，实精神之淬炼；非徒道路之远迢，实初心之检验。此精神一立，则后来之抗战、解放、建设、改革，皆由此发端。前仆后继，扶大厦之将倾；救亡图存，佑古国之复兴。

且夫白驹过隙，苍狗吞月。迩来九十载矣，烽烟已远，日月新天。帆橹动而江海阔，宏图展而城乡连。昔之草鞋踏雪，今以高铁穿云、长桥跨壑；昔之铁索寒江，今则跨海通途、天堑坦道；昔之饥寒交迫，今则万家灯火、城乡锦绣。我铁建儿女，逢山凿路，遇水架桥；以钢轨延伸长征之路，以匠心续写先烈之志。感乎当下之长征，在科技攻关之隘，在工程攻坚之险，在乡村振兴之路，在民族复兴之程。岗位虽殊，其志一也；年代虽异，其心同也。抚今追昔，知来路之多艰；承先启后，念初心之未迁。青史千秋犹记，我辈万载难忘！

歌 曰（调寄《满江红》）：

故地苍茫，曾漫卷、红旗碧血。
临遵义，尘埃净扫，补完天裂。
赤水回师兵似电，泸关夺隘心如铁。
过雪山、照万里人间，当年月。

寰宇转，惊世界。银龙起，穿云阙。
念旧时誓语，终驱长夜。
四海风雷激壮志，千秋肝胆承先烈。
问复兴、路险再长征，书新页。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一公司

社长兼总编：王利 出版单位：《中国铁道建筑报》编辑部 新闻热线：(010) 52689210 邮发代号：1-57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40号 邮政编码：100855 电子报网址：paper.crcc.cn
广告电话：(010) 5268921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250号(1-1)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星期五出版 单价：每份1.5元 季价：19.5元 全年定价：78元